

表姑

□谭踐



谭踐，1965年10月生于山东新泰乡村，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山东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山东省作协全委会委员、泰安市作家协会主席，著有诗歌、长报告文学、散文、文学评论等共200余万字，曾获东岳文艺奖、山东“五一”文化奖、泰山文艺奖等。

大约小学三年级以前，同学之间喜欢互相借用东西，小到一张纸、一滴墨，大到一把小刀、半支铅笔、一块橡皮。我们奉行“好借好还，再借不难”的原则，从不赖账，相互之间信用很好。有一天班空，我打算还掉之前跟前桌女生借的三滴墨水。我拧开钢笔，露出笔管，女生把笔尖凑近我的笔尖，眼看就要挤出墨了，她却突然停下来：“呀！咱们有亲戚了，我不能叫你还了。”接着压低声音说，“以后你得叫我小表姑啦！”说罢收起钢笔，回过头去，只留给我后脑勺上那两根无言的小辫子。尽管沾了光，我还是有点失落——女生比我矮半个头，怎么就忽然成了我的小表姑了呢？放学回家，我把困惑对母亲说了，母亲问了女生的名字和住址，然后豁然开朗地说：“你还真得叫她小表姑哩！”奶奶的亲妹妹，也就是我的姨奶奶，嫁到邻村；姨奶奶的闺女，刚嫁给我们村那个女生的大哥，母亲还去喝了喜酒……母亲喜滋滋、一五一十地说着，我越来越糊涂了，最后不得不承认，我是得管那个矮我半头的女生叫小表姑。

我们班三四十人，上课正襟危坐，课余时间分了几个“小团伙”，彼此间嬉笑打闹，聊作娱乐，有时莫名起了冲突，便大声争吵或动以小拳。一次下课，我小跑着去厕所，另一“小团伙”成员突然伸脚将我绊倒，我爬起来冲向他，两人扭打在一起。小表姑看见，立马跑过来帮我，把那孩子制服。小表姑虽然个子小，可身手敏捷，像个俏皮的假小子。我心里暖暖的，像凭空捡了件宝物。

一天中午，我放学回家，家里正忙着做饭，香气扑鼻。小表姑的哥哥端坐

于堂屋椅子上抽烟喝茶，父亲和几个大人围着他，众星捧月似的，茶刚喝了小半口，便有人接着倒满。一位我不认识的年轻女人，脸新鲜得像只树上的红苹果，新褂新裤，整洁利落，正和母亲、姑姑在院子里说话，状极亲热。母亲见我回来，对我说：“这是你亲表姑，快过来见见！”那女人和善而亲切地看着我，我低低叫了声“表姑”就走开了。

吃饭时，表姑的丈夫，按原来辈分我叫表哥，现在得改口喊表姑父了。他的座位只排在爷爷之下，喝酒吃肉都有些矜持，然而却很理所当然的样子。一直同村住着一个几乎陌生的人，却在我们家小口喝酒大口吃肉，我心里酸酸的，再看表姑时，也觉得有点不顺眼了。

后来，表姑经常来我们家，与父亲和母亲拉呱。农忙时节，表姑父也来帮忙，忙完了，扛着农具就走，很少留下吃饭。过年过节，我们家与表姑家走动频繁，很快便走出了浓浓的亲戚味儿。一次，我陪父亲到表姑家，心里想着，我那位同学小表姑也会来吧，我们还从没一起吃过饭呢。果然，小表姑在院子里帮着烧火，我想跟她说几句，又不知说什么，只好待在一边，看她把炉火烧得越来越旺。吃饭时，小表姑没上桌；吃完饭，小表姑已经不见了。

这是我唯一一次到表姑家。几十年来，我在外地工作，很少回家，表姑父已因病去世多年，两家似乎也不经常走动了。去年三叔去世发丧时，表姑来了，由比她高一大截的儿子陪着。表姑脸上皱纹密集，交叉纵横，背也有些弯了。至于我的同学小表姑，小学毕业便再也没见过面，听说她嫁到邻村，早已做奶奶多年。

“人间送小温”

□曹春雷



曹春雷，新泰人，就职于山东泰丰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在《广西文学》《四川文学》《佛山文艺》《读者》《人民日报》《扬子晚报》等刊物和报纸发表过作品。

我做卡车司机时，曾去一个偏僻的煤矿拉煤，返回时经过一个村庄，看到很多妇女挎着筐、拿着笤帚和铁锹等在路边。那段路坑洼不平，车经过时，煤会被颠簸下一些，她们就扫拾起来。

我开得很慢，因为煤运到后要过秤，斤两不够会扣钱。那段路即将走完时，我看到一个男孩独自站在路边，七八岁的模样，一身草绿色衣服，也挎着筐。我经过时，他突然并腿，站直，朝我行了个“军礼”。这可爱的孩子啊！我微笑，回礼，鸣了一下喇叭，还特意将车开到坑洼处，轻踩油门，快速通过。后视镜里，男孩笑了，那笑容，像春日里突然盛开的花朵。

到站后，我和同行的其他几位司机说起了这个男孩，他们的做法也与我大同小异。我们都想为这个男孩做点什么，不只是为他的“军礼”。

后来，我在另一个城市，见到了一位盲人老伯，正向一位卖烤红薯的中年汉子问路。汉子比比画画说了一通，老伯还是茫然，最后汉子“嗨”了一声说：“我还是送你去吧！”转身跟旁边菜摊上的妇人招呼了一声，便领着老伯走了。那一刻我才发现，汉子的脚居然是跛的，且左摇右晃跛得厉害。

汉子和老伯走得很慢，过马路时，绿灯转红灯了，他们还在路中间。那一刻，马路两侧的汽车、摩托车、电动车，都没有向前，大家都在原地等待，向汉子和老伯行注目礼。

一次宴请，一位朋友迟迟未来，打电话也没人接。酒至三巡，朋友来

了，他一边擦汗一边说：“我从网上看到医院有人急等输血，血库的血不够了，我血型合适，就去献血了。那会儿走得急，手机没带，没法通知你们。我先自罚三杯吧！”我们怎能让他自罚呢，得敬他三杯才是。只是他刚献完血，不便饮酒，就以水代酒吧！

外出旅行时，我坐过一辆绿皮车。车速很慢，慢得就像正开往过去。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坐在我身边，面对陌生的我，一点儿也不生分，对着我问这问那：火车为什么会跑？路边的树为什么向后退？我笑着，一一解答。我喜欢这个小旅伴。他的父母坐在对面，含笑望着我们。

阳光透过车窗，洒在他身上。不一会儿，他一歪头，靠在我身上睡着了。他的脑袋毛茸茸的，睫毛长长的，鼻翼轻轻翕动，粉嫩的皮肤透着光。我一只手揽着他。他的母亲朝我歉意一笑，准备伸手抱他。我摆手，就让他在我的臂膀里，甜甜地睡一会吧。

小男孩不知道，在那一刻，我们互赠了一份温暖。

汪曾祺在一首诗里说自己，“写作颇勤快，人间送小温”。这小温，他送到了，我接受了。这种小温暖的馈赠与接受，感觉很奇妙。

其实“人间送小温”的方式有很多种，一句问候、一个微笑，都可以成为一簇火焰、一丝光亮。在某些时刻，这火焰和光亮会返照自身，让他感受到来自世间的善意。也许，这就是爱需要播种和传递的意义。

◎荐读



《着魔》

作者：赫尔曼·布洛赫
译者：徐迟
版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本书作者赫尔曼·布洛赫是20世纪欧洲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米兰·昆德拉对他极为推崇，曾在《小说的艺术》一书中对他进行了专门论述。此外，托马斯·曼、汉娜·阿伦特、乔治·斯坦纳等文学名家也对他推崇备至。

《着魔》是布洛赫临终前还在修改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故事发生在“一战”后十年，讲述了一个流浪汉来到一个小山村后，用他的思想“污染”了整个村庄，致使全体村民陷入着魔的状态，继而引发的一系列邪恶事件。

《着魔》对大众的盲从心理进行了深刻剖析，并对欧洲的文化弊端进行了省思，可与托马斯·曼的《魔山》媲美，是反思欧洲历史的重要文学作品。



《文艺复兴时期的自我塑造》

作者：斯蒂芬·格林布拉特
译者：吴明波 李三达
版本：上海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2年11月

本书是研究英国文艺复兴的知名论著，也是文学批评领域的经典文本。“新历史主义”代表人物斯蒂芬·格林布拉特研究了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文学人物（莫尔、廷代尔、怀特、斯宾塞、马洛和莎士比亚）的自我身份结构，论证了在现代早期，支配着身份生产的知识、社会、心理、审美等结构均发生了变化，并对该时代的文学产生了深远影响。

本书自1980年首次发行以来，给人们带来了持续的冲击。格林布拉特用美学奇想与历史反思，在文学现代性的话语中重构了文艺复兴知识精英的世界，使社会人类学和精神分析成为人们理解文艺复兴文学文本的基本工具。